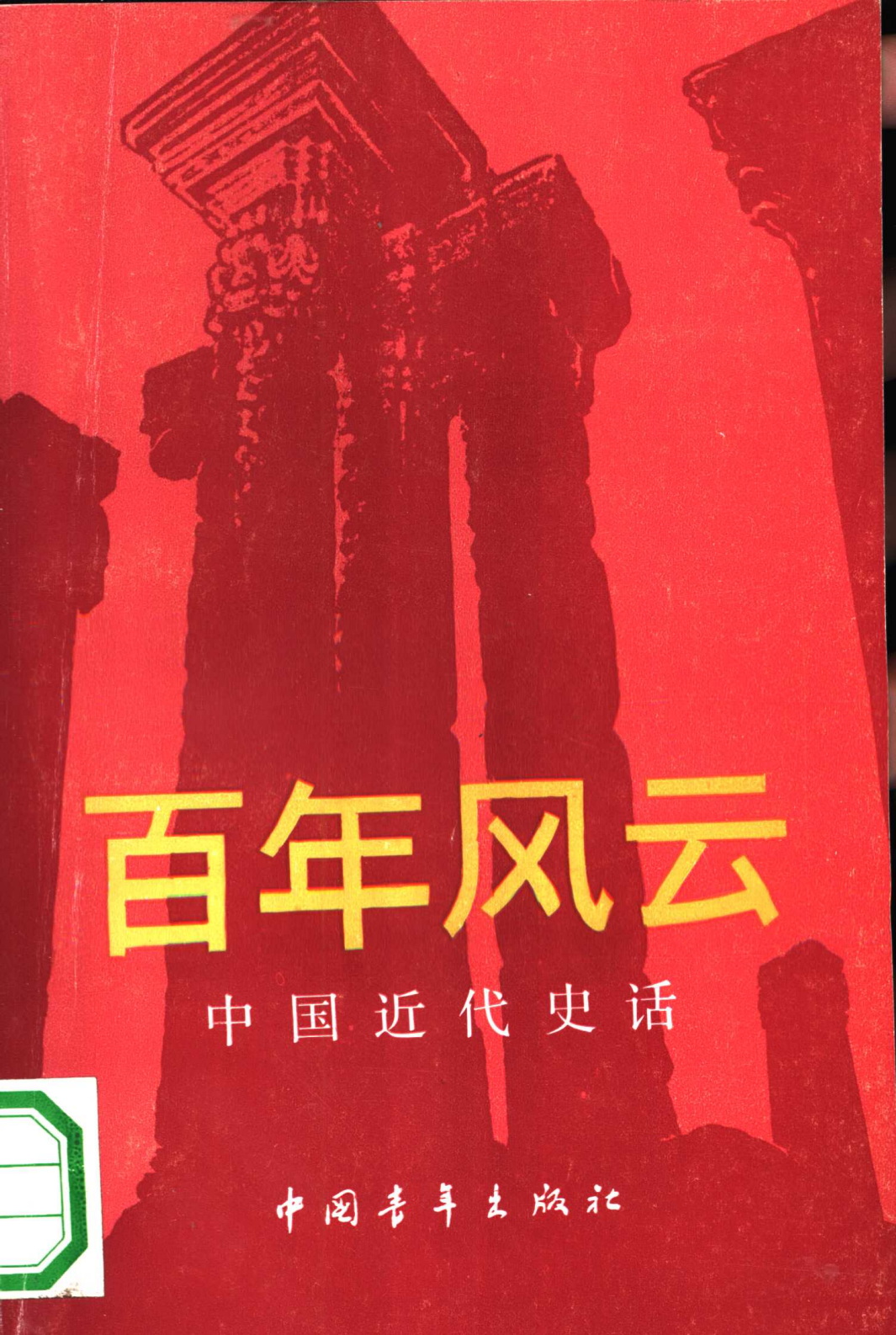




百年风云

中国近代史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百年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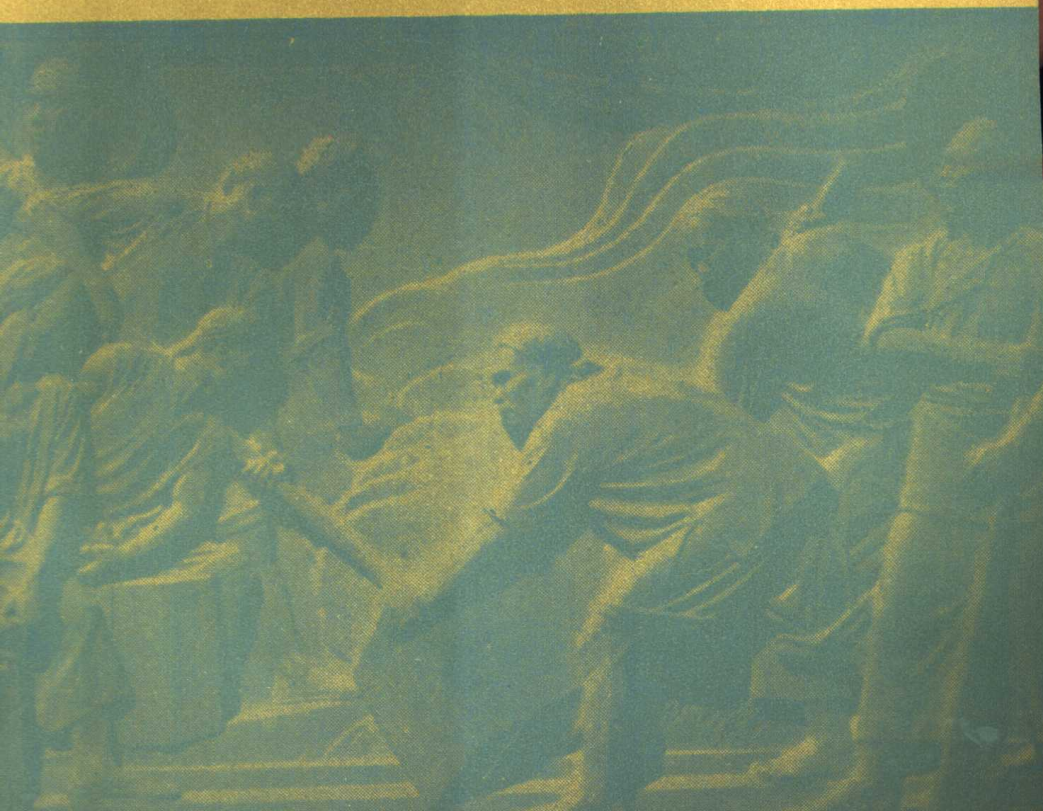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话

本社编



2 030 8417 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沈云端

百年风云
——中国近代史话
本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6.75印张 2 插页 114 千字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2.85元

写 在 前 面

《青年文摘》1983年第1期上，出现了一个新专栏——《中国近代史话》。编者在谈及增辟这个专栏的意图时，写了这样一段《编者的话》：

现代的青年们，恐怕很难想象，在近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国曾经遭受怎样的苦难；我们的前辈，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经经历怎样千辛万苦的斗争；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走过怎样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正是为了帮助青年们了解我国的近代历史，本刊特辟这个专栏。考虑到青年的特点，采用说故事、讲历史的方法，所以取名《史话》。

《史话》专栏的出现，立即在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涌进编辑部。读者们在来信中，叙说了读《史话》后的强烈感受，要求编辑部办好这个专栏；同时，建议将来把《史话》的文章汇编成册出版。

我们捧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为青年们的爱国主义

激情深深感动。当时，我们就函复读者：一待《史话》文章连载完毕，立即汇编成册出版。现在，我们实现了诺言，把这本小册子捧献给读者。

为了更准确、更完整地叙述我国近代八十年的历史，除请原作者进行修订外，还增补了五篇文章；此外，还搜集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增加了两篇附录。

这本小册子是八位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是：孟庆远、王世义、宋嘉沛、郑一奇、乔还田、张林娜、周奇、薛京。借小册子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必须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李文海教授在百忙之中挤时间为本书审稿，并欣然作序。李文海教授的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深为感动。在这里，我们向李文海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然经过反复修改，仍然难免有差错，敬请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青年文摘杂志社

目 录

序.....	1
天朝幻梦与强盗敲门.....	7
一股黑色的毒流.....	13
揭开反侵略斗争的帷幕.....	21
堂堂大清帝国败于五千英军.....	28
从西方借来一个“上帝”.....	36
人间的“天国”.....	41
不可避免的结局.....	49
震惊中外的浩劫.....	56
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	61
“自强”未强 “求富”未富.....	67
四疆不宁 国土沦丧.....	73
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	81
发生在甲午年间的悲剧.....	87
呼喊救亡的“公车上书”.....	96
终于“无力回天”的百日维新.....	103
风起云涌 席卷北国.....	111

难以征服的天下四分之一生灵.....	120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127
震撼世界的十月十日.....	135
八十三天皇帝梦.....	144
军阀混战 祸国殃民.....	152
伟大的历史转折.....	161
附录一：中国近代史大事记.....	171
附录二：中国近代史主要人物简介.....	188

序

这是一本普及中国近代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它以活泼生动的文字，简洁扼要的内容，介绍我们祖国绚丽多采的社会历史。类似的书虽然出版过一些，但不论是品种和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仍然以喜悦的心情欢迎它的出版。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渴望更多地了解祖国和世界历史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战士、机关干部，也有当时正在待业的青年。有的走一、二百里路，为的是听一次历史知识的讲座；有的拿着少量艰难积攒的钱，去购买心爱的历史书籍；也有的鼓足了勇气，写信或者登门向历史学家求教自学的门径。每当看到或者听到这样一些事实，心里就不免热乎乎地，从中感到了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荣耀。

但是，我还经常听到青年中提出的若干带有怀疑态度的问题，如象：“学习已经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

现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花力气去学习历史知识，值得吗？”“学习历史，能够学出一个‘四化’来吗？”

我只能老老实地回答：很遗憾，仅仅靠学习历史，是确实不可能学出个“四化”来的。不过，问题应该倒过来提：不要历史，不重视历史知识，我们的国家能够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能！

从总体来说，一个不要历史的民族将是愚蠢的民族，一个忘掉历史的国家将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不是吃够了否定历史的苦头吗？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继续革命”，这显然是无视并否定了百年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对所有的老干部作为“民主派——走资派”一概打倒，这显然是否定了我们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史；把一切历史遗产统统作为“四旧”加以破除和扫荡，结果是戕害了文化，增添了愚昧。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轻易忘记的。

日本有一位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名叫中江兆

民，曾经就哲学的社会作用讲过这样一段话：“哲学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等，好象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象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如果我们不介意所作比喻是否确切（事实上，哲学也好，历史也好，它们对于国家的关系，远远要比仅仅起装饰作用的字画对于客厅的关系重要得多），应该承认，中江兆民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以为，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表面看起来，历史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好象也确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不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建设祖国，改造世界，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谓国情，无非是两个方而，一是现实状况，一是历史传统。现实状况也总是经由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因此，离开了对于历史的了解，拒绝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势必陷入盲目的状态，一切思想、计划、方案、办法、决策乃至种种行动和实践，都会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差错。

当然，这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每一个人来

说，如果不知道历史，如果不从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知识的营养，那末，也就会如前面所说的，往往“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做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浅薄青年是谁都不愿意的，于是出现了不少渴望学习历史知识的人们，也于是给我们历史工作者提出了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

可惜的是，总的看，我们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人们——尤其是青年——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这里可以举两个也许不一定十分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最近的例子。今年春节，北京电视台举办了“家庭百秒十问智力赛”，这一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是，在所提问题中，有一些颇为普通的历史知识题，参加竞赛的青年往往也答不上来。有的不知道《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更有的把李自成说成是清朝人，指挥军队打败了唐朝的兵。为此，颇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感慨，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论及此事的文章。

另一个例是大约三、四年前的事了。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杂文，虽然因为时隔已久，题目和作者都已记不清了，但文章内容却至今不忘。杂文的作者讲到他在国庆前后，乘公共汽车行经首都天安门广场时，亲

耳听到两个青年的对话。一位青年指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画像问：“这个老头是谁？每年国庆就摆出来了，过了国庆又收走，他是什么人？”另一位青年回答说：“谁知道他是谁！说他是外国人，可又穿的中国服装；说他是中国人，又不认识。”看了这篇杂文，我并不觉得可笑，却多少产生了一点失职、失责的负疚之感。当然，这两位青年并不能代表一般青年的历史知识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象我们这样以从事历史教育为职业的人，难道对这种现象不应负一定的责任吗？史学工作者没有以更多的努力来作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这毕竟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有人作过这样一个对比：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有数千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的历史传记；而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出版的孙中山传记，包括年谱和翻译作品在内，一共只有六种。拿破仑是法国的杰出人物，孙中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但对于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研究和宣传，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鲁迅在形容一个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情况时，曾用过“简直象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的话，而我们有的青年，却当真看着孙中山

的画像竟不认得我们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这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拿破仑和孙中山传记出版的数字对比有一定的关系。

五十多年前，鲁迅在谈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时，曾经讲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对于史学工作者，也仍然是适用的。我们竭诚期望有更多的“为大众设想”的史学家，写出更多的“浅显易解”而为广大群众“能懂，爱看”的作品。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密切史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对史学的大众化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好地通过历史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应该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趁《中国近代史话》出版之机，写出以上一点想法，算作书的序言。

李文海

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

于北京西苑

天朝幻梦与强盗敲门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话，当然要从鸦片战争讲起。

鸦片战争是怎样爆发的？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这就得把话扯远一点，说一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

1793年7月，一支由三艘船舰组成的英国船队到达天津大沽口。船上有军官、医生、机械师、测绘员、画家等一百三十五人，为首的叫做马戛尔尼，是个男爵。他们还带来了六百箱物品，有天文仪器、钟表、军器等。英国派出这支船队来华，究竟是为了什么？表面上说是来向乾隆皇帝拜寿的。乾隆早在1790年就庆祝了八十寿辰，事过两年，他们却突然不远万里赶来补贺，岂不令人费解？

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后，对清政府装出谦恭有礼的姿态。比如在使团进北京时，清政府提出在船上挂起“英国使臣

进贡之船”的旗帜，马戛尔尼对此虽然不满，却装作“视若无睹，置之不问”，而且在船上挂起乾隆的肖像。

清朝政府真的以为人家是来“朝贡”的，予以隆重的接待，特派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到大沽口迎接。当时乾隆正在热河行宫，马戛尔尼一行便由北京赶到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在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和他的秘书，亲自设宴款待，赠予厚礼，还派大学士和珅、将军福康安陪同游览。

皇上接见了，使团的任务完成了，理应离华回国。但是马戛尔尼却迟迟不肯启程。他缠住和珅等大臣，要商讨什么扩大通商事宜。和珅不予答复，马戛尔尼终于“图穷匕见”，拿出一纸外交照会，要求清朝政府：开放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官员常驻北京，在北京设洋行；把舟山附近的一个小岛和广州附近一地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赤裸裸地露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嘴脸。

英国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

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说明英国资产阶级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就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这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二流岛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以此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使原来的手工工场逐步被以蒸汽为动力的大机器生产所取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英国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开辟国外市场，抢夺原料产地，扩大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的中国，就成了英国资产阶级

垂涎的肥肉了。到十八世纪末，在各国对华贸易中，英国虽然居于首位，但是在中英贸易中，中国还保持着出超的有利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消化不了太多的英国工业品；相反，中国的茶叶等特产却为英国所必需。例如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茶叶一项，即可抵销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品、棉花）。英国资产阶级每年只好用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的特产。英国资产阶级认为，这种不利状况是中国政府闭关政策造成的，所以急于打开中国的门户，占领中国广大的市场。马戛尔尼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来华的。

当时正是乾隆末年，清朝已开始走下坡路，但国力表面上仍很强盛，英国资产阶级不知底里，所以用“文”的一手，来策划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天朝大国”的幻梦

西方殖民者来敲中国的大门了，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幻梦中。

马克思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合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马克思几笔就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形势勾画出来了。

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快要走到了它的终点了。虽然

“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但是表面上依然如“鲜花著锦之盛”。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闭眼不看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的蓬勃发展，仍然狂妄地自命为高于万邦的“天朝”，把这些外国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蛮夷小国。马戛尔尼来华明明抱有侵略意图，乾隆等人却说人家是来“朝贡”，是英王“倾心向化”。资产阶级冒险家马戛尔尼野心勃勃，在恭顺的外衣掩护下，刺探中国的经济、资源、交通、国防等情报，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侵略作准备。而清朝统治者却自我陶醉，真是昏庸得可以！

马戛尔尼回国后，写了一本出使笔记，就在这本笔记中，他看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也不重视武器的改良。“对于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马戛尔尼曾向大学士和珅谈到欧洲的新发明日多一日，并炫耀气球的发明，可以载人升入天空，表示愿意派人来北京表演。他以为和珅听了一定很高兴，但恰恰相反，和珅态度极为冷漠，而且对一切科学技术进步的消息，一律傲然视之。清朝军队还在使用刀矛弓箭，枪炮很少。马戛尔尼在访问中很注意这一点。他说他在万树园中看见的乾隆皇帝出狩图，大都作骑马弯弓、射杀虎狼之状，“未有一图绘他种军器，或绘火器之形者”。而欧洲国家，大半已用火器代替弓箭了。马戛尔尼曾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自己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火器操法。同和珅一样，福康安对先进技术极为冷漠，对于马戛尔尼的邀请，岸然答道：“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马戛尔尼据此推断：如果将来英国和